

在历史规律前的恐惧



伊 · 塞 · 柯 恩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在历史规律前的恐惧

伊·塞·柯恩著

徐可南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И. С. КОН
СТРАХ ПЕРЕД ЗАКОНАМИ ИСТОРИИ
СОЦЭКГИЗ
1958

本书根据苏联社会经济书发出版社 1958 年版本译出。

在历史规律前的恐懼

伊·塞·柯恩 著
徐可南 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3 1/16 字数 58,000

1959 年 2 月第 1 版

195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统一书号：2074·169

定 价：(八) 0.28 元

封面设计：赵 晴

中
华
印
行

內 容 提 要

資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客观的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为了替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千方百计地污蔑、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否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存在。本书对资产阶级的邦阔文人(如美国的朴柏、英国的湯比、法国的亚倫之流)的社会历史观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指出:他们在客观的历史规律面前,只能吓得发抖。

目 录

一	资产阶级社会学反对科学的决定论·····	3
二	客观的历史规律是否存在? ·····	22
三	资产阶级社会学与社会进步·····	50
四	否认客观历史规律性对谁有利·····	74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着——共产主义底怪影”——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共产党宣言”是用这句话开始的。自从这一卓越的作品写成以后，已经过去100多年了，但是它的观念并没有变得暗淡，其中表达的思想并没有失去它们的意义。世界历史的发展，特别是20世紀的經驗，充分証实了馬克思主义理論的正确性。由于在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紀元的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今天共产主义已經不是使資产階級惊駭万分的“怪影”，而是活生生的历史现实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确凿地証明了：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客觀的历史必然性，这是現代发展的規律。

社会发展的方向越是明显，反动势力和反动階級陷入的混乱就越大，因为它们們的利益是和社会的进步相对立的。帝国主义的資产階級不能遏止历史的前进运动，它就企图至少阻撓这个运动。它不惜使用任何方法——从氢彈的恫吓和派遣間諜及凶手到社会主义陣营国家里去，直到狡猾奸險的意識形态上的破坏。在資产階級反动势力反对社会主义的这一进军中，資产階級社会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現代資产階級为了反对百战百胜的社会主义思想而进行

的意識形态上的斗争，具有各种各样的方面和方向。但所有这一切可以分为两类。首先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正面的和直接的攻击以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美妙”的頌揚。这里有无数的关于所謂“苏維埃极权主义”的議論，对苏維埃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誹謗，以及同样无数的以辯护和粉飾資本主义为使命的理論。

这一斗争的另一方則更为抽象、更具有理論性。驟然看来，象社会发展的規律性、科学的預見、历史的进步这样一些问题，当它們被以純理論的方式来探討时，似乎与現代政治斗争离得很远。可是这样的印象是极端錯誤的。对現代情况的估价，在很多方面取决于怎样理解历史发展的一般特点。因此，正象我們在下面会看到的一样，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关于社会发展規律的客观性、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关于社会科学中科学預見的可能性等等）的攻击，是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意义的。对这些原理的攻击，归根到底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公开攻击的理論根据、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

在这本小册子里討論了资产阶级社会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性——进行破坏的企图。

一 資產階級社會學反對科學的決定論

社會發展是否服從於客觀規律，如果是的，那末這些規律又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很久以前就引起了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社会學家的注意。

在封建制度時代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神學的（宗教的）歷史概念，只承認一個確定不移的規律——神意。它把全部歷史發展過程解釋為神的意志的事跡，並在必要時以“上帝之道是不可知的”作為遁詞。但是宗教的歷史概念，且不說它的嚴重反科學的實質，是有無法解決的內在矛盾的。或者它必須承認，神為了實現自己的預定計劃，強使人類接受自己的意志，暗中支配全部歷史過程，可是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就變成簡單的喜劇，人類不能對自己的行為負任何責任了；或者它必須承認，人類自由地創造自己的歷史，因而能夠破壞神的預定計劃，可是在這種情況下，宗教的宿命論就消失了，而沒有宿命論，任何宗教是不可想象的。

神學的歷史概念認為封建制度是有根據的和神聖的，因此，17—18世紀的啟蒙學者，作為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不能不起而反對它。他們否定神意，號召把社會歷史看成人

的历史，即决定于其固有的自然原因的历史。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因为这表明从人类历史中排除了“奇迹”、“神示”等等。18世纪德国启蒙学者赫德写道：“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实际发生什么而不是研究按照命运的神秘规划可能发生什么。”①“在自然界方面，我们从来不援引奇迹：我们看出其中的规律，这些规律，如我们所证实的，始终以同等的力量，确定不移地和正确地在其中起作用。难道那具有自己的力量，在其中发生着变动和具有热情的人类世界，必须排斥在这个自然链子之外吗？”②17—18世纪的先进思想家们力求建立他们认为是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的科学，接近到这样一种理解，即认为人类历史，同自然界历史一样，服从于同自然科学的规律相类似的一定的规律。

但是，这些启蒙学者不懂得历史的真正动力，他们在解释社会生活的时候是唯心主义者，不能发现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性，因而人类活动的自由和必然性之间的矛盾对他们来说还是不能解决。他们把人类看作社会环境的产物，却没有看到这环境本身又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于是他们尊崇宿命论：在他们那里，“环境”代替了神意。当谈到社会条件的变化时，他们乞援于“贤明立法者”的意志，从而也就处于意志论的地位。这样，宿命论就同极端的主观主义携起手来了。“……拿哲学家所臆想出来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去发现的真实的联

① 赫德：“对人类历史哲学的几种看法”，第8篇，里加和莱比锡，1787年德文版，第214页。

② 同上书，第211—212页。

系；把历史(無論其全部或各个部分)看作是观念的逐渐实现过程，并且用不着說，始終只是每个哲学家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过程。……这样，真实的、还不知道的联系就由某种新的、不自覺的或漸漸意識到的神秘的天意所代替了。”^①在这里，现实的經驗的历史只是被利用来作为例証材料，以論証偏执的主题。

关于社会历史服从于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一定的“自然规律”这一思想，曾經深刻地貫串在上升的資本主义时代的社会意識中。在历史哲学中，在古典經濟学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說中，在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論(特別是圣西門的理論)中，我們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想。但是“自然规律”的观念是被极端抽象地、脱离历史地論述的，并且被裹在許多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外壳中。每次都談到“永恒的”、“不变的”规律、而这些规律本身又时而以“理性的规律”的形式、时而以“进步的规律”的形式、时而以“绝对精神”的形式出現。对历史規律性作唯心主义解釋的内部矛盾，最好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例来加以分析。

正如恩格斯所写的，黑格尔“是最初第一人企图来闡明历史发展进程和內在联系；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有很多东西在我們現在看来十分奇怪，但他的基本观点的精深性在今天也值得惊奇，尤其是如果拿他的前輩人物或者拿那些在他以后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7 頁。

敢于乱对历史进行一般思考的人们与他相比，就更加显得如此”。①

黑格尔把历史看作内部必然的过程，同时又企图把这一普遍的历史必然性同承认自由的人的积极性结合起来。他说，历史是认识自由的过程。但自由的概念不是直接地实现，而是通过力求满足自己需要的人们的经验活动而实现的。理性统治世界。但人们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不是以崇高的共同目的为遵循，而是以自己的直接的利己主义的利益为遵循。必然性只是通过许多偶然性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因此，“在世界历史中，由于人们的活动，除了他们所渴望和他们所争取的结果以外，除了他们直接认识和要求的東西之外，还得到某种別的东西；他们力图满足自己的利益，但因此还实现另外的某些东西，即隐藏在其中而为他们所没有意识到、没有包括在他们打算中的某些东西”。② 根据这些原理，个人的历史作用决定于：他们个人的、特殊的目的在什么程度上“包含着作为宇宙精神的意志的实体因素”③，换句话说，在他的活动中表现出多少历史必然性。

上面引述的议论表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包含了多么丰富的思想。难怪乎列宁在其中看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1年版，第350页。

② “黑格尔全集”，第8卷，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1935年俄文版，第27页。

③ 同上书，第29页。

④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2页。

但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却同他的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只是理性、观念的无止境的自我扩展。他以想象的精神必然性去顶替客观的历史必然性。这就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抽象性及其在说明具体历史进程上完全缺乏根据的原因。

黑格尔用武断的、神秘的議論来代替对历史现象的具体分析。那构成历史的人們的实践活动,在他那里竟成为从属的东西,成为绝对精神的神秘意志的简单实现。“这样一来,历史就变成为偏执观念的简单故事、关于心灵和幻想的故事,而构成这个故事基础的真实的、經驗的历史則只是被利用来赋予这些幻想以形体;从它那里剽窃必需的名义,借使这些幻想具有现实的幌子。”^① 黑格尔自己在結束他的著作时写道,他的历史哲学同时也是“真正的神正論、对神在历史中的地位的证据”。^②

因此,列宁在指出“历史哲学”緒論中黑格尔“在問題的提法上有許多精彩的东西”时,作了这样一个結論:“一般說来,历史哲学所提供的东西非常之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在这里,正是在这个领域中,在这門科学中,馬克思已經前进了极大的一步。而黑格尔在这里則已經老朽不堪,成了古董。”^③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5年俄文版,第116頁。

② “黑格尔全集”,第8卷,俄文版第422頁。

③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44頁。

对历史必然性作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理解，不可能说明真实历史过程的全部复杂性，因而在与具体历史事实打交道的經驗主义历史学中，通常总是由幼稚的意志論占据了統治地位。这些历史学家仅仅局限于探討人类活动的思想上的动机，而不去研究这些动机是由什么引起的，也不去找尋社会关系发展中的客观規律性。自然，这样的历史学沒有抓住广大居民群众的活动，不能在这些活动中看到規律性和重复性。思辯的历史哲学在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19世紀40年代，这样历史哲学的公式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性質就已經暴露无遺了。它們对于未来的預測被現代生活的实际发展推翻了，而它們对于过去的解釋則被經驗主义历史学的新的証据推翻了。恩格斯曾指出，解决历史哲学的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規律在人类社会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規律”。^①这一任务由馬克思的历史理論解决了。

馬克思所創立的对唯物主义历史觀是破天荒第一次的（也是唯一的）学說，彻底地摆脱了神学的先天論，并完全以历史现实为根据。它断然地清除了一切“超自然的”、“先驗的”、“历史外的”东西。恩格斯写道：“历史就是我們的一切，我們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視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不过是檢驗他的邏輯結構的工具”。^②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7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頁。

按照馬克思的观点，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在历史过程后面並沒有任何象“神意”、“普通理性”之类的“彼岸的”力量。

馬克思好象預見到現代“批評家”对馬克思主义的攻訐，他們責难馬克思主义神化历史，仿佛把历史放在古神的地位上了。馬克思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沒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沒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創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

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意識并依照一定的目的、利益等等而行动的人在起着作用。低估人的这种主观的、自觉活动的意义，把这种活动看作等于零，这当然是錯誤的。但是另一方面，把人类历史归結到仅仅是些主观的动机和冲动，那也是不正确的。第一，人类的任何目的、意向等等总是由某些原因（归根到底是物質的原因）所引起的，不研究这些原因，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一些人有某一种意向，而另一些人却有另一种意向。例如，如果我們想了解：为什么工人爭取提高工資，而资本家却相反地力求降低工資，那就只有研究了这一些人和另一些人的物質状况，才能回答这个問題。

第二，从上面所举的例子还可以看出，各人的意志經常是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頁。

相互矛盾的：一个人所希求的事情会遇到另一个人的反对，而从这种許多意志的冲突中产生的最后結果往往包含某种新的东西、某种任何人都沒有希求的东西。“許許多多个別意向和个别行动間的冲突，在历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种不自覺地行动的自然界中所盛行的状态完全相似的状态。行动有着某种預期的目的；但实际上从这些行动所产生的結果，却根本不是所期待的。有时这种結果起初似乎是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的，但到了最后仍旧远不是所期待的东西。这样，結果，整个說来，在历史現象領域內同样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不过凡表面上看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实这种偶然性本身始終是服从于內部的、隱藏着的規律的。全部問題就在于发现这种規律。”①

因此，尽管社会发展具有复杂性，尽管在它的表面上到处都籠罩着偶然性，但是整个說来，它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是合乎規律的、必然的过程。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历史意义的功績，也正是在于他們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他們不仅在理論上証明了社会发展是必然的、自然的历史过程，并且闡明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規律。

因为社会历史是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自然界历史的过程，所以决不能借助于物理学、机械学或生物学上的規律来加以說明。資产階級社会学家不止一次地作过这样的尝试，但是

① 恩格斯：“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頁。

除了有害的混亂以外，他們什麼也搞不出來。列寧寫道：“再沒有什麼事情比在危機、革命、階級鬥爭等等現象上貼上‘唯能論的’或‘生物社會學的’標籤更容易了，然而，也再沒有什麼事情比這種勾當更無益、更煩瑣和更呆板了。”^①支配歷史發展的規律，必須在社會發展過程本身中去找尋。這是社會現象之間必然的、重複的、本質的聯繫。例如，歷史唯物主義發現了關於社會存在對社會意識起決定作用的規律、關於生產方式在社會物質生活體系中起決定作用的規律、關於在統一的社会生產中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統一的規律，等等。

歷史唯物主義證明了物質的、經濟的條件在歷史發展中起決定作用，從而“指出了對各種社會經濟形態產生、發展和衰落過程進行完備周密研究的途徑，因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趨向的總和，將其歸因於可以確切判明的社會各階級的生活和生產條件，排斥了人們選擇單個‘主導’思想或解釋這個思想時所持的主觀態度和武斷態度，揭示了一切思想和各種趨向歸因於物質生產力狀況的根源”。^②

社會發展規律和自然界規律一樣，是客觀的規律。這就是說，它們是不依賴人們的意志和意識而存在的。如果具備了一定的條件，人們可以認識和利用這些規律，但人們不能改變或消滅這些規律，正如人們不能改變，例如，萬有引力定律或阿幾米德定律一樣。但是，社會發展規律，按其作用的性質來說，則與自然界規律有本質上的區別。這首先是它們發生作

① “列寧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6頁。

② 列寧：“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5頁。

用的时期。

任何一个规律——无论是自然界的规律或者是社会的规律——都是一些现象的一定的、稳固的、重复的相互联系。有了一定的条件，规律就起作用，条件改变了，规律也一定改变。因此，条件越稳固，它们改变得越慢，规律就越稳定，从而科学预见也就越容易。

在自然界，我们所关心的过程在我们直接观察的范围内是重复得很正常的。虽然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些变化（例如气候的变化、有机体种类的变化等等），但它们进行得比较缓慢，因此我们可以把有关这些自然科学的规律看作是相对地不变化的。

人类历史的情形则不同。这里也有现象的重复发生，但这种重复从来不是在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在人类历史中也有为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具有的一定的普遍的规律（如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起决定作用的规律），但这些规律比较少，并且它们本身还不能说明全部历史发展的进程。一切社会形态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人类历史上已有五种生产方式）而变化，而作为某一社会形态的特殊规律的那些社会发展规律，也和这个社会形态一同发生变化。“所以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只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说明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关系和后果，这些形式只存在于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人民中，而在其本性上是过渡性的。”①很明显，这严重地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1页。